雲溪居士集

五

嘗以大漢威命舉百萬之師乘勝而東征三川精銳屯據渭曲北掠關輔全吴選士制勝於赤壁得雋於馬鞍卒之迭為雄雌一彼一此終不能芟夷梁益啟闢河冀跨制江峽陟禹之跡而一天下至于司馬文王憑世祿之資得曹氏之政挾計數以駕馭豪傑經營四方然後西戡成都東睨江介魏之龜鼎雖未見移而天時人事已盡在於晉矣文王既沒武帝因之不下堂席而有神器大業既定毅然與羊祜張華之徒協策定謀屏羣議

爭美凶器自搖本根忠良既殘黎庶塗炭神祇醜怒人心怨離大隙一開羣盜蜂起劉石凶醜踐蹂中原衣冠世族播遷江外天下大潰而南北斷隔矣兩河唐虞之舊封商亳成湯之故地豐鎬文武之名都成周定鼎之樂國西京東漢三輔河洛之郊分為十六合為元魏高齊宇文東并西據使義禮之鄉襟帶之俗三百餘年被髮左衽不聞先王之訓自生民以來未有中國弗競蠻夷内侮猾亂華夏如晉之甚者也孟子曰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惠懷雖昏末有桀紂之不善何天厭晉德而廢之速耶蓋創業之主所以垂裕詒謀者有未盡也昔禹有天下修典則以經濟大業成湯得之纘其舊服率由典訓武王克商天下大定反商政由其舊漢高帝既誅西楚南面而朝諸侯則引陸賈以論詩書委叔孫以定儀禮光武大盜既克彝倫方叙於是退功臣進文吏息兵偃武講道勸農以保成功而固基業是故三王兩漢多歷年所夏啟仲康太戊武丁成宣文景明章之君得

物所以成實也物有名而實不在焉隨世立事所以達心也事有跡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獲其實循其跡不見其心實以名喪而心以跡遺此唐虞成周之治所以未云獲也夫農人春以耒耕夏以鎛芸秋以銍刈冬以廩藏事物不同名跡殊異然生之長之斂之藏之皆所以為稼而足食要其心等其實一而已矣世變之異猶四時也因時之物猶耒鎛也隨世之事猶刈藏也經世之心圖治之實猶為稼而足食也知此則知稽

修復徒使世主慼於難用之名跡雖慨然有復古意徘徊退避而不肯為并與其心實俱喪之矣此王道所以不興也若漢宣帝持雜霸之説非宣帝之過激於拘儒不通之論然也使得通儒之論成周之政則宣帝知霸術不足任而王道興矣昔齊宣王好世俗之樂孟子謂之今猶古也夫鄭衛之音與雅頌之音遠矣孟子引而同之豈為佞乎急其本而緩其末也夫與民同樂者樂之本聲容節奏者樂之末使孟子進雅頌而退俗樂則

之士是故君子貴通變通變者黃帝堯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詭于黃帝堯舜亦足矣

知人論

書言堯畏壬人而以知人為難壬人共工也共工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言則甚巧行則甚拙色則淑令心則匪臧夫有言而實不至善外而衷不稱視之似君子察之為憸人苗莠亂真朱紫奪色人物之難知而聖哲之所不敢易者也然聽言而觀行行既形而真妄之言辨視

者及平建德俘世充破廷陀降突厥所至盡力動有成
效又非行與言違心與貌異者也故文皇謂之忠力可
託大事至於斷鬚和藥以治其疾所以待之者至矣文
皇既沒高宗即位寵以三事之任委以宗社之計隱然
以元功重德為國老成人君恭己視其所左右以為輕
重於斯時也當挺然特立與社稷存亡臨大節而有不
可奪者捐軀碎首無所顧恡至立武氏高宗迫衆議而
未決視其言以定可否利害之幾大矣乃忘公徇私圖

利害審觀情勢按其跡以為忠義而信之誤矣人之難知也如此夫利小則捨利而為義利大則去義而徇利包藏隱匿相時而動奸憸之尤者常出於此不可不知也故人主貴知人夫人之難知雖堯舜不敢以為易然人主知堯舜之不敢以為易則人可知矣天下事常失於慢易而得於艱難慢易則簡畧簡畧者白黑在前有所不見鐘鼓在側有所不聞而況深厚之情貌乎艱難則審詳審詳者體物相形長短必見志趣左右真偽斯

得參考疑似雖情貌之深厚無所藏其徵人之所難者
終亦可以無難矣昔高祖論平勃之才世宗託金霍之
重卒賴其用以安社稷言若符契無有僭差嗟乎高祖
世宗之智未優於文皇然而所知畢其效者則亦有難易
詳畧之辨也

相論 闕

守令論上

覆載之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以為恥而況于民

以異於不賢者也操成法以從事進退之權制於上官宜於民者或戾於法闕於法者或弗當於上官之意後時而失利者十常八九未可以言不牵制而得騁也事有速成而功淺利溥而效遲者賢者之所為寧遲而不欲速慕博而踐事淺數更易而不得久於其事則事淺者或成而慕博者不效守令之官遠者不過三歲近者一再朞而已未可以言久於其事也人情勸賞懲罰誘之以所好則賢者盡心而能者盡力隨之以所惡則姦

之官亦宜在所尊重乎夫督稅租配力役聽詞訴決刑
獄不足以盡牧養之道盡牧養之道者必有宮室户牖
以居之米穀鷄豚以食之蠶桑麻枲以衣之百貨器用
以利之教化訓道以善之好惡禮法以制之使民無凍
餒之患而漸仁義之訓入有父子兄弟之恩出有君臣
上下之義不冐憲禁而有耻且格然後及於租稅力役
詞訴獄訟乃牧養之功也然守令不見尊重則牧養之
功不立何則不尊者其勢畁不重者其勢輕守令之官

資馴致者苟簡歲月指日待去不以吏民為心有肯為
者或牽制上官逼迫遷代謀不得遂制置如彼風俗若
此皆非所以尊重之也夫執政大臣重勞以事者留之
京師奉朝請可清要之官有不稱者置之散地示沮勸
可也何必剖符分竹寄以民事乎郡邑長吏宜一切選
才去資考任舉之格稱職者使久於其事展盡底蘊監
司上官董領大略勿為苛細如漢刺史六條之制使得
馳騁略小節旌片善令長高第擢補守倅郡守尤異入

為公卿則守令尊重而牧養之功立矣茲數事者皆世之可行者也不知變守令之法以圖治皇皇然求天下之平難以言智矣夫公輸子工之巧者也無規矩斧斤則雖有楩柟豫章不能成器械無目力臂指則雖有規矩斧斤不能致其巧天下者人君之楩柟豫章也良法善政天下之規矩斧斤也不得良吏奉承而頒宣之何異公輸子而無目力臂指乎今之郡守縣令人主之目力臂指矣成周之時以六官之屬分治鄉遂中郡之吏

猶足以訓導千里今宮城之外則尹之職也國門之外則令之任也人主豈直正朝廷之上釐百司之事而已哉必將協和萬邦使黎民於變時雍也天下方制萬里州郡以百數縣邑以千計星陳棊布徧于海内遠去京師數千里近者亦百餘里川谷異制風俗異宜雖堯舜為君不能家至户曉而道其善伊周為相不能身為人給而致其惠亦選賢任能黜陟幽明振其綱領要其成效而已千里之命制於一守百里之俗宰於一令使賢

者為之則誠心正意盡公屏私不以位卑而弗勤不以地遠而弗敬識慮明達周知利害情偽事至必斷動無過舉姦黠僉佞不能營惑術業贍富政事淹練足以長善懲惡宣明教化勸相勞來撫循吏民朝廷有善政良法則悉心盡力達之於下雖山谷僻陋之地海隅荒忽之俗必使受其賜有不便者請之於朝不以撓民敬君之事如父之令愛君之民若保赤子茍利於國茍便於民雖觸忌諱冒威怒不敢顧望徇私忘公以求便安如

是則戶口滋息財用贍足率禮訓德而有恥且格矣使不肖之人為之不肖之人猥瑣蒙蔽淺陋輕脫已不足以周物之利害照人之情偽立政立事勝殘去殺矣加以無向公之心挾徇私之意不量材不度德惟利是嗜苟得無恥思慮經營不及所職朝廷雖有良法美意不能推明宣布於下具為虛文使民不被其賜有不便者民雖甚病顧望畏避不以上聞專務以趨和為事時務辯治則肆為慘毒殘剝生齒而不顧濟以寬厚則法之

所禁者一切縱弛敗壞綱紀而不問以謂不如是則不足以奉朝廷之意趨時變之宜彼其心非通知治道之理真有意乎奉朝廷之法也直奉迎時事干譽慕進以成其私耳所使承流而宣化者若是而欲使天下之民富庶以善底于平治其可得乎唐元紫芝為魯山令明皇大酺召郡縣聲伎捋較勝負時守令人人争飾倡優為瓌麗之玩紫芝獨捋樂工數十人而歌于蔿李德裕觀察浙西敬宗命造脂盝粧具索盤傺繚綾千匹諫而

弗進陽城守道州歲貢矮奴奏而罷之此皆近世守令之賢者無顧望趨和之心者也故當時賴其德前史載其美使為守令者忠于國愛其民皆若是三人何慮不治魯國之政未及於善子賤為宰單父之民彈琴而化漢宣之治不為無術龔遂未用渤海盜賊彌歲不解故知人主之吏惟守令為急守令善而郡縣治郡縣治則天下無事矣　世或有謂兩漢多循吏者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俗易訓而政易成此殆不然試粗論之夫民

猶水也水之爲物踈高以注下則隤崇崖轉巨石無所
不至瀦之以爲淵則湛然澄寂寄遺籜汎脫羽而不運
是豈水之不同哉驅制之勢異也故紂桀在上百姓鄙
天湯武因之躋于仁壽若曰古則淳龐歷世既遠浸以
彫喪自有生民以來迄至于茲不識幾千歲矣天下之
人當爲魑爲魅詭譎變怪不可復治何今日之好惡趨
舍曾不少異於古之人是知民無有不善亦無有不惡
世無有不厚亦無有不薄視訓道者何如耳太上示之

以德故淳厚之風立季末牖之以刑故能薄之俗成使
令以商周之政治民雖使為商周之民可也何但兩漢
而已哉循良之績盛于二京後世守令鮮或可擬有自
來矣昔秦人以煩苛密察吏民罷瘵喪其大寶劉氏得
之以秦為鑒矯枉便民道崇寬大政尚簡易故雖建守
令以分治郡邑而駕馭維制之方不異于古分符竹者
擅一郡之政綰銅墨者專百里之權賢能之士得舉以
自輔姦猾之黨得誅以正法久於其任民吏服習雖丞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六

宋 華鎮 撰

論六首

蠧論一

聖王所以阜安生民善美風俗濟平治之功者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以正官人以善政事而已後世亦嘗進賢退不肖振遺革弊矣然而官人不加正政事不加美平治之功未云獲者則志之所趣有不同也人各有志

志之所趣有公有私公私相反如氷炭方圓不可得兼狥公則忘私營私則背公夫志於公者惟君民之念苟益於君而便於民則為之不以恩怨踈戚好惡利害之情自貳謂可進者必仁賢也謂可退者必邪枉也謂可振者必衆之所欲也謂可革者必人之所厭也故仁賢在位衆職咸舉邪枉見黜而庶官無曠良法必用而上無遺善宿獘必去而民無受其患者故官人正而政事脩平治之功起也志於私者則不然計其身不惟其君

顧其家不思其國苟利於己雖負君而賊民為之不疑謂賢而進之者非厚親戚則善故舊也非報恩德則媚貴勢也謂不肖而退之者非復仇怨則傾素望也非嫉違戾則茹寡弱也謂遺而振之者非趨世之所向則苟異前人之事也非謀己之私利則徇私智之所好也謂獘而更之者非嫉前人之功則迎時事之變也非避己之害則持偏見之所惡也故賢者未必進不肖者未必退振而起之者未必利革而去之者未必獘故官人不

漢昭帝時宫中甞夜驚擾霍光疑有變就郎索符璽不與將奪之郎按劒曰頭可斷璽不可得明日光薦郎詔增秩二等郭子儀與李光弼同在朔方雅不相善及子儀為使有詔光弼中分其兵光弼歷詔不敢言入要之以死子儀下堂執其手曰今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遂分兵遣之勉以忠義執手相别至於泣涕天下之士言必稱姬孔視蕭曹管霍汾陽臨淮猶碔砆爾至好惡予奪之際或有媿於二三子者何哉豈書所謂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乎

蠹論二

世俗之言曰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濟寬以猛則弊於刻核而其害與寬同不可以為治救猛以寬則弊於縱弛而其害亦無異於猛不可以為治甚矣法令之難善而天下之不易治也天下果難治而世之法令果未皆善歟殆或不然天下甚易治世之法令非未善也然而治效不見而弊隨以至有可疑者則亦

未聞持衡之說也果聞持衡之說則法令之未善世治之難成不足多怪矣何謂持衡之說夫持衡者心手相得則權之所居動與物鈞而衡平心知輕重而指無準繩則終日進退而不得其正雖銖兩之物莫能權矣何則夫前仰者心知其輕則引其權而進之進之已甚仰斯俯矣前俯者心知其重則抑其權而退之退之已甚俯復為仰一俯一仰皆非平也故終日進退而銖兩之物不能權矯枉革獘圖新治功者必有法以成其政然

早夜思念自以為不若是則不足以容身固位希進茍得持其說甚牢行其志甚篤坦然自以為善謀而得計不可或異特立之士不徇流俗守常德以從事無俯仰將迎之意者不見惡於等夷必見怒於上官甚者或沿以擯斥矣朝廷雖有良法美意無與推明而奉行之皆轉而為獘故下不得受其賜上不得收其效上下之勢果有異於持衡之人指不應心者乎由是言之經世者未可謂法令雖善而天下不易治也亦務去蠹政之人

革承望之風而已

蠹論三

昔者聖王不作道術散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當是時也儒有孟子者負命世之才傳聖人之學懼邪說之蕪民悼王道之不昭於是驕仁義之辯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謂楊墨之害侔於洚水滔天蠻夷猾夏猛獸禍物亂臣賊子距之所以承禹周公仲尼三聖人之業也蓋楊子以為我而無君墨子以兼愛而

無父夫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治安之綱紀也立言設教而率天下之人滅大倫亂綱紀同於禽獸之非類矣是宜君子力距痛詆而滅息之也故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釋氏以理性之說倡道天下謂至妙之理本無名物善惡空有悉從妄起人之靈性此理皆具惟五官接於外七情感於内心之思慮道不足而引於物故靈性彫喪而至理遠矣惟為佛者乃能外覺萬有之為妄内覺一性之爲真真妄已分則契

至理為佛之法去妻子之屬棄父母之養絕祖宗之緒捨君主之事兼忘則視形骸如糞壤無愛則視草芥如君親以楊墨之道觀之其為絕滅綱紀廢亂大倫甚矣天下之言皆曰三者之教本乎一道至於盡理性之說則儒不如老老不如釋至謂小民不畏刑誅而畏報應之說刑誅不足以懲惡報應人懼而不敢犯是為有補於王道此亦未之思也夫小民所以不畏刑誅而畏報應者為刑誅借濫而報應不可僥倖也使世世之刑誅如

報應之說無借濫而不可僥倖則小人知畏而無待於報應之說矣不知正法以為治而恃無形莫考之說以冀萬一智者弗為也舉天下之言不及仁義忠信而惟理性之說不稱堯舜姬孔而惟釋氏之誦先王之道不著西域之教流行使孟子復起不識在所取乎將在所距乎如在所取則吾不知也果在所距則天下之風靡然惟理性之尚者不可不革夫鮮衣美食溺妻愛子耽黷玩好奔走勢利茲數事者釋氏之所先去者也天下

之人未能忘此而喋喋然曰理性哉理性哉此釋氏之罪人遵其戒律盡其宗旨如其書之所謂佛者本不足以經世又況未免為其罪人者惡足以濟王道乎徒捨仁義之學而論理性捐名教之習而談清淨使志意隤惰辭氣爛漫至於尊主庇民忠義名節之際往往逡巡而不肯為所至之地庠序不顧兵刑不省聯鑣方駕懸憩塔廟與一二緇流促膝劇談側影移晷而不知倦俯仰如意片言適情則過譽借聲使同佛祖徒使無知小

林下之風氣以禮法為桎梏視政事為塵垢士有不由此者天下共指而笑之謂之拘儒俗吏及風俗既靡而禮法壞敗政事頹弛於是魚爛氷釋不可支維鑒晉人之流蕩視清談之敗俗理性之漸殆不可長

蠧論四

仁義禮智孝弟忠順為之在人求之可得者謂之性死生壽夭貴富賤貧制之在天求之不可致者謂之命性有正有否命有吉有凶正者吉否者凶天人之理報施

之常也然正者未必吉不幸而凶者有矣否者未必凶
幸而吉者有矣修性而不失其正以順受吉可以無媿
以不幸而或凶可以無憾性之不修而失其正者以順
受凶自取之也能無憾乎幸而或吉非所宜也能無媿
乎故君子修性而不言命命之在天者聽之而已商王
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祖伊述之以為戒武王數之
以為罪天命之說微矣故孔子罕言而子貢不得聞古
之善言天命者莫詳於孟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之所制非人之所能為也如此則知天命可聽而不可圖可圖而為之者修已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不以天命貳其心敬修其可願也知此則知天命不在人事之先已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人事盡然後可以言天命人事未修自貽伊戚未可言命也如此則在我者君

子之所當盡也又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言盡其在我者而不度其在天者也如此則知物之在外者雖出於性君子不敢殉理之在內者雖制于天君子不敢怠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言外物在所忘而德性在所善也如此則知求此而不求彼已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言物不可必得而善易致也如此則知志於道而不惑於物已志於道者其為善也安不惑於物者其所遇也自得此窮理盡性而達乎天命之極致者也盡性命之說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顏回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內

所召夫賢者貴不賢者賤仁者壽不仁者亡聖人之訓也有功者賞無功者廢有罪者誅無罪者置帝王之法也此兩者相資以為用人主操之以勸善懲惡礪世磨鈍濟功業而杜暴亂者也舉天下之人皆曰有期有數則是賢才不足尚事業不足為德善不足勉罪惡不足避爵賞刑誅委為虛器而沮勸之權不行矣人主何以誘善良禁姦宄濟功業止暴亂乎天下媮脫苟簡陵厲恣肆不以修飾篤懋敦厚畏敬為意其弊起於命說勝

而人事輕命說之為蠹亦已甚矣王者將大有為命說之蠹不可不去

論事闕

本末論

今有人曰我能已疾疢膚湊之間攻以砭艾心腹之内滌以湯劑善矣然俗醫知之有曰我能胗脈理視顔色聽聲音審趣舍知隂陽虚實淺深緩急之變而識其疾之所在益善矣然良醫能之有曰我能少私寡慾節情

養性飲食有度起居以時俾血氣不亂於內而衆邪莫入固和平之真素而疾疢不作則善莫加矣然非有道之士不能為之蓋識砭艾湯劑之宜者未能知疾疢之所在故俗醫不若良醫知疾病之所在者不能使之無疾故良醫不若有道之士善養生者必從有道之士而舍良醫之術良醫之術猶在所舍而況於俗醫乎養民者猶養生也刑姦誅暴稱情定罪上下輕重不失其中斷獄之能也有司守之察言觀色參伍以事情偽無爽

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亦克用乂成康之盛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刑罰厝而不用頌聲交作有以告於神明帝王之功業何異哉然則官不在多寡漢世因循簡易無用秦官不聞有二世之弊守文氏盡復成周之制炳然可述不聞有成康之效張洪靖并省官吏時多缺事天下洶洶李泌行之利歸縣官士論無恨然時亦不加治此皆前世已然之事也其為術何如哉智者可得而察矣　先王馭吏之大權有四曰官爵祿賞

職不能相代況後世之士乎故選任必因其能得能必常其任然後百工稱職而庶事咸舉矣若夫有功見賞或以顯要有好見寵置之清切才不過於中人而職兼數官居者不閱於歲月而驟以遷陟者謂之為人擇官可也如是而欲其理物緝熙庶事則其效遠矣成王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設官分職臨蒞天下者無違成王之言然後可

人材論　闕